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

(二)

云南省编辑组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

(二)

云南省编辑组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昭伦

封面设计：徐荣灿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
(二)
云南省编辑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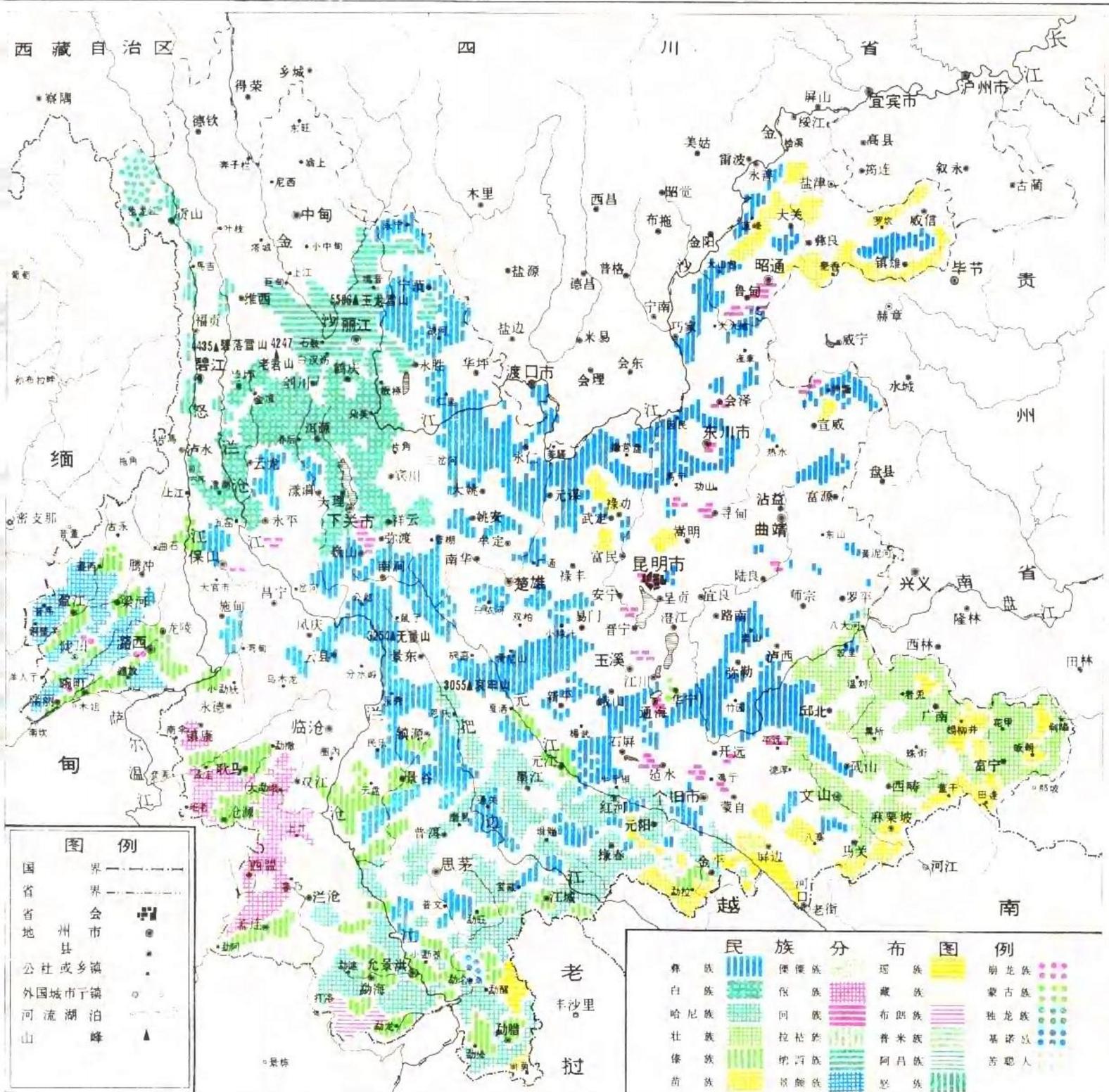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38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1.5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11184·20 定价：2.05元

云南省民族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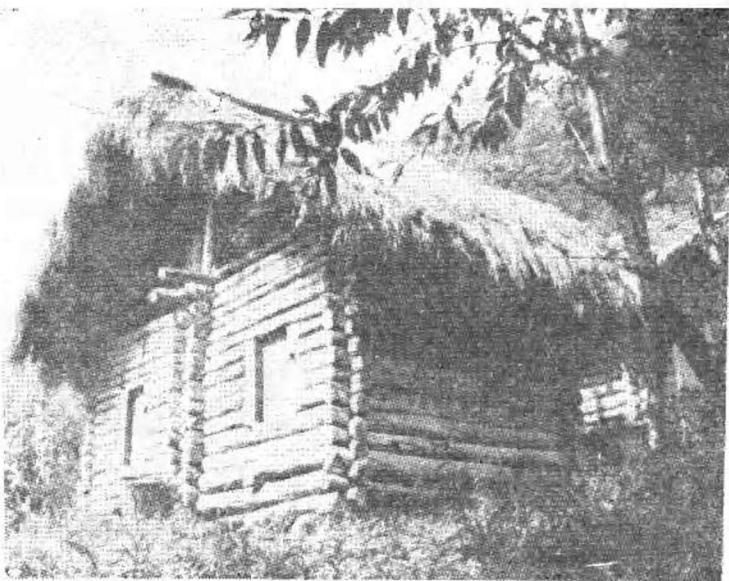
说明：①云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省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少数民族。限于版面，本图主要表示大片聚居的民族分布，分散杂居者难于表示。②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比汉族少，但由于多居住山区，分布面积广。

③根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云南省统计局公布的云南省人口普查主要数字，此图尚有水族、布依族未列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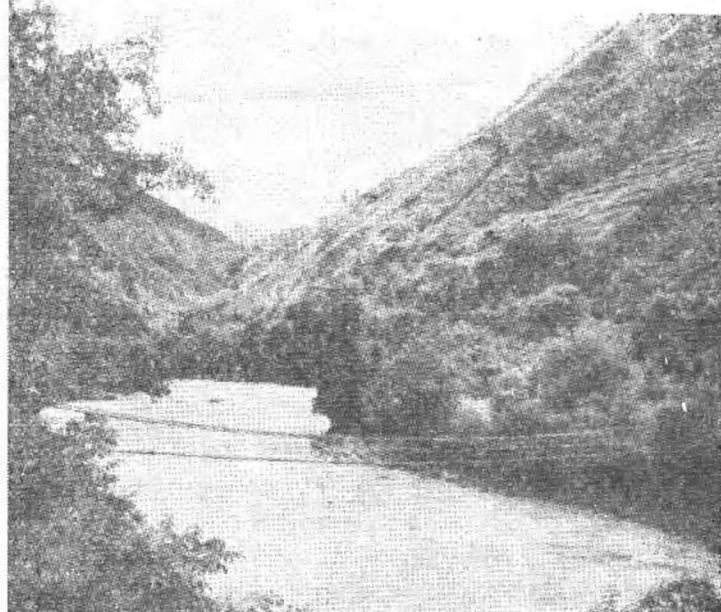
张寒光 兰 良 绘制 云南省测绘局校订



▲ 独龙河畔采集归



▲ 新建木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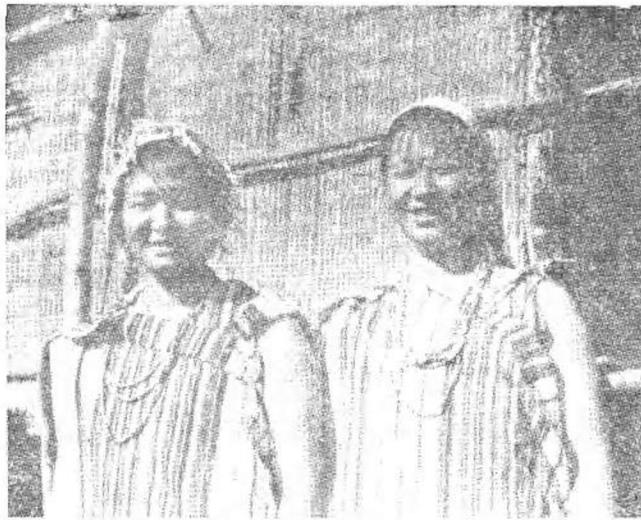


▼ 独龙河谷景色



▲ “阿爸阿妈劳动去了”





▼ 妇女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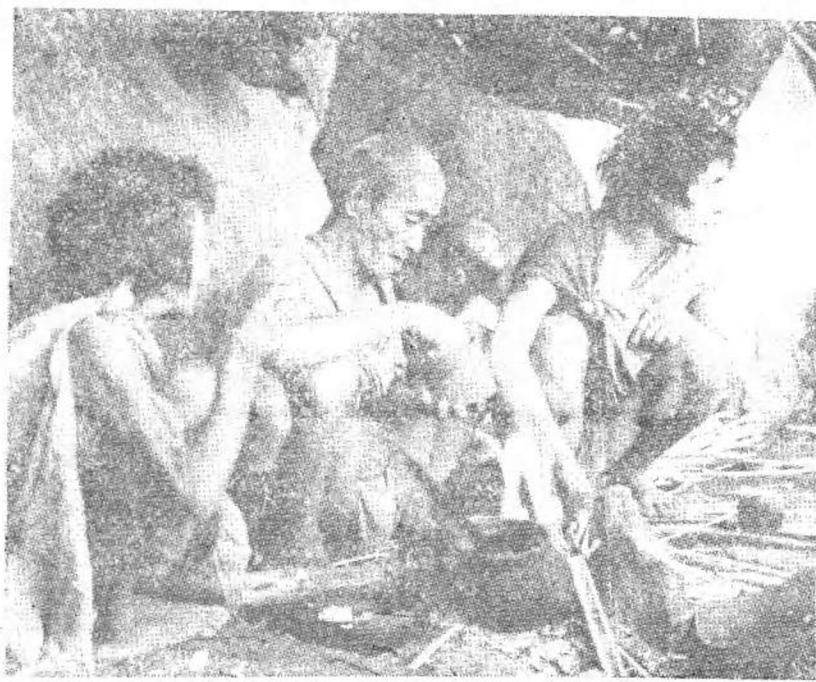
▲ 出猎之前



▼ 食火在塘边的一家



▲ 藤桥上的姑娘



▼ 奶孙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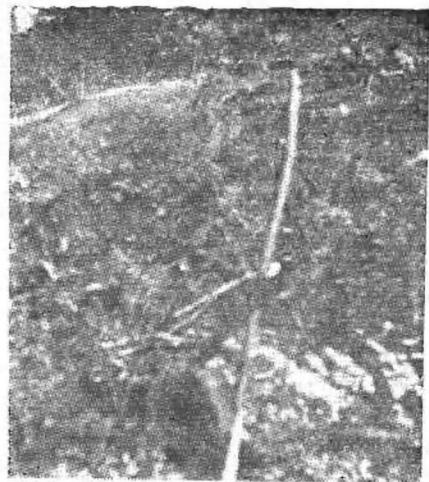


▲ 砍火地之先，由长者(右一)行祭山神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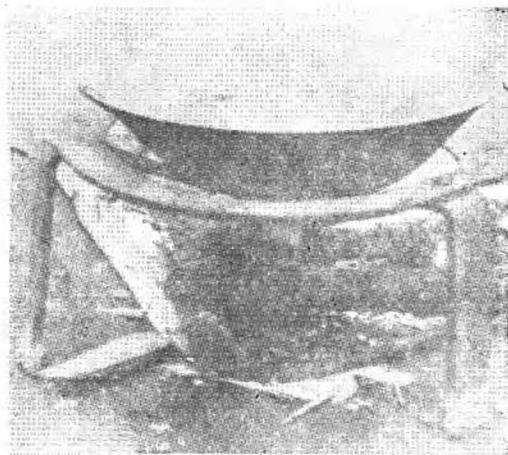
▼ 动手“砍地”



▼ 点火烧地



▲ 砍火地之先，插留的“号地”
标志



◆ 解放前富户才有的铁三脚和铁锅
(播种)戳洞下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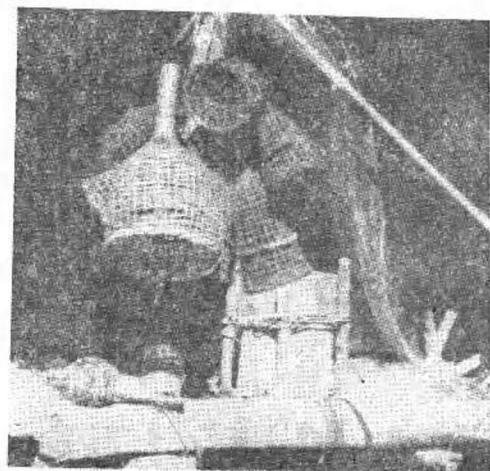
▲ 织布



▲ 用大小两块石“碾谷”



▲ 上图为捕鱼，下图为渔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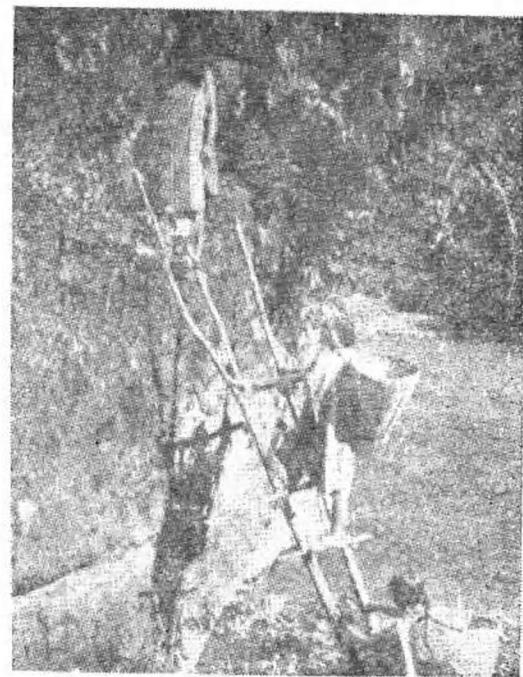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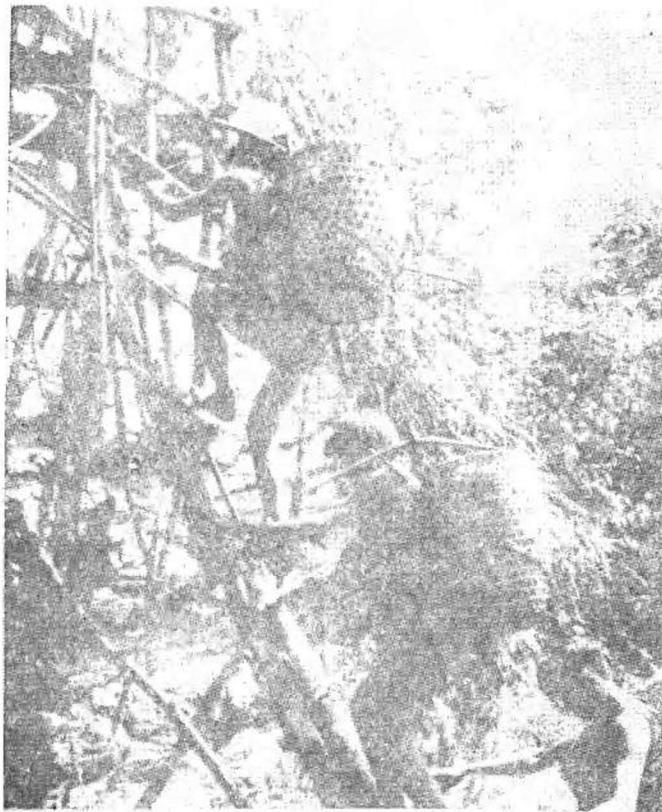


▼春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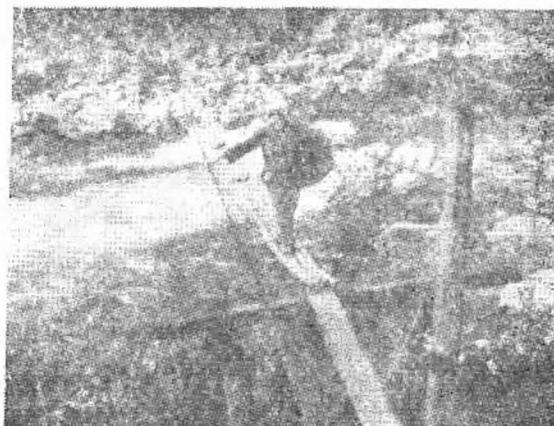
◀搗包谷——脱粒

▼ “攀天梯”之一。独龙江两岸山势陡峭，很多地方要通行只能架这样的“天梯”攀登而上。



▲ “攀天梯”之二

▼ 雪山上的栈房，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在雪山上盖的栈房，供路人歇宿。



◆ 过桥





▲ 纹面



▲ 秋收剽牛祭天之一——人们在欢舞



▲ 秋收剽牛祭天之二——巫师在祈祷



▲ 园地在独龙族中是私有制的萌芽，
图为兄弟之间“插竹竿，分园地”



喝“同心酒”，亲如兄弟 ▶

出 版 说 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本《丛刊》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地区和单位集体进行的。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一九五六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一九五八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做了必要的调查。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大多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材料，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

目 录

云南省贡山县第四区独龙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1)
第一行政村独龙族社会经济调查	(34)
第二行政村独龙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第一部分）	(67)
第二行政村独龙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第二部分）	(78)
第三行政村独龙族社会经济情况	(95)
第三行政村独龙族社会情况调查	(104)
第四行政村独龙族社会经济调查	(118)
第四行政村独龙族社会历史情况	(139)
第四行政村德乌打独龙族社会经济调查	(148)
独龙语的基本特点和方言土语概况	(155)
后记	(178)

云南省贡山县第四区 独龙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洪俊 王均 傅万恒 温眉虎 温继铭
张瑛 陈燮章 调查

陈燮章 洪俊 整理

解放前夕，聚居在今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第四区独龙河两岸的独龙族，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大家庭早已崩溃，个体家庭业已巩固确立，成为社会生产、消费的经济单位。社会内部私有制早已发生，并且逐步增长，已开始有贫富的初步分化，也出现了初步的剥削因素；但尚未有阶级的出现，人人从事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独龙江下游三、四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之独龙河上游的一、二村更为低下，尤其是四村，生产中尚未发生社会劳动大分工，社会经济生活中虽以农业为主，但尚处在初期农业阶段，刀耕火种是农业生产中主要的耕作方法。一二百年前才进入铁器时代，铁质农具已被广泛使用，并占主导地位。然而原始的木竹工具并未彻底地被淘汰。大部分较好土地，都已被各个家庭所占据为私有，个体家庭占有土地有多少之别，借地现象已经发生，土地开始了交换。家族共有土地，从数量上来说，还占相当部分。农业生产除各家单独进行外，合伙共耕还占相当比重，这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原始协作习惯的延续。也还有家族集体占有土地，集体生产，平均分配的原始生产方式残余。在经济生活中，采集已退居第三位，但仍不失为独龙族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部门，渔猎早已退居次要地位，饲养家畜、家禽也很早就开始了。原始手工业还紧密依附于农业，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只有原始的物物交换，没有商业，也没有商人的出现。男女之间已有某些劳动分工，但无老幼之分工。原始社会的生活习惯方式及道德作风，还有较多的保存，仍以血缘为纽带维系人们的关系。

一、经济状况

(一) 农业

1.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1) 生产工具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要从生产工具的状况、耕作技术、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

产率等方面作综合考察。当然也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系，从独龙族来说，还须从耕地的固定程度来考察。独龙河两岸独龙族社会解放前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当低下的，并且，各村之间发展程度也不同。总的说来，自北及南、自江而下，生产水平也逐步低下，北部独龙河上游的一、二村寨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比之南部独龙河下游的三、四村各村寨发展略高，尤以四村的发展水平为最低。

“削姆”（独龙语，即云南许多居住在边疆的民族所使用的砍刀）：是独龙族社会经济中有多种用途的工具，既用于生产，也是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砍刀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并且也是工效最高的工具之一，使用最广泛、最普遍。据调查，1949年，第一行政村的龙棍家族，共有15个个体家庭，全劳动力半劳动力62个，共有各式砍刀33把。第二行政村62户个体家庭统计，1949年共有全劳动力半劳动力176个，共有砍刀111把。第三行政村35户的统计，1949年103个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共有砍刀103把。第四行政村巴坡自然村的统计，1949年共有全劳动力半劳动力50个，共有砍刀40把。平均每3个劳动力（包括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有两把砍刀。由于经济条件关系，没有更多的产品来换取砍刀，故不能达到每个劳动力平均人手一把砍刀。在这个平均数背后，也由于各个家庭贫富的稍有差别，具体到各个家庭，按劳动力来说也是不平均的，有的较富裕户，平均每个劳动力有一把，或者更多一点，如三村的力当·丁，全家十人，劳动力六个，有砍刀十把；较贫困户，一家只有一把砍刀，甚至如孔当·丁（单身汉，三村人）连一把砍刀都买不起，需用砍刀就向邻居借用。独龙族所使用的砍刀，都是通过交换传入的，大部分砍刀来自缅甸的来曼驮、坎底和都炉，也有部分来自怒江。据说也有部分来自察瓦龙藏族地区，不过此说不甚可靠。据说，过去还曾用过一种大铁刀，因迟钝不便之故未能广泛运用，而被铁斧所代替。砍刀的形状，一般多为前端稍宽，尾部稍窄；长短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者两市尺（连柄，下同），多作武器及击兽之用，中者一尺五左右，是砍刀中最广泛使用的一种，多用于砍火山地及日常生活，小者皆系妇女及小孩持握，一般长不盈尺；平时亦多用于砍火山地及家庭日常生活。砍刀的使用是独龙族进入铁器时代的标志，据传说，大约在七代之前就使用砍刀了，确切的年代，尚无法稽考。砍刀的传入，标志着独龙族在农业生产中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扩大了许多种植面积，能向自然界索取较以前多一些的生活资料。砍刀的使用，促进了独龙族社会的生产力。

（藏语砍刀亦曰“削姆”，独龙语与藏语谁影响谁，谁借用谁，需进一步考证）。

“恰卡”（独龙语，是一种小型铁制农具，实为锄头之前身）：其形状为在木质工具鹤嘴尖上包镶一块宽约寸许，长约二寸的铁皮。“恰卡”的使用，使我们看到原始的木质工具怎样向先进的铁制工具演变、过渡。其用途多用于松土，也用来搞采集，挖药材等，较之木质工具，工效要高二、三倍，故为独龙族人民所喜用。“恰卡”与砍刀一起构成独龙族农事活动中的主要工具，可以从各个体家庭的占有数量来看其使用的程度。据调查统计，1949年一村龙棍15户有“恰卡”52把，二村62户有102把，三村的37户有67把，四村由于生产发展水平较低，故“恰卡”的使用不及一、二、三村的广泛。据独龙族老人回忆，“恰卡”的使用较砍刀为晚，“恰卡”传入独龙河的历史只有百年左右。“恰卡”的来源有以下几个说法：一为今属缅甸的与独龙族邻近的地方，通过交换进入独龙河；一为独龙族北部的察瓦龙藏族地区传入的。上述两说孰说为是，还不能断

定，不过藏族传入之说有两点无法解释：①察瓦龙藏族不炼铁，不制造铁器。②察瓦龙土司、商人还设法从独龙族手中弄走铁器，为自己使用。当然也可能察瓦龙等藏族地区有别的民族制造“恰卡”，藏民进行贩卖，其他民族（怒江地区或内地）从独龙河上游输“恰卡”入独龙河，因皆系从北部来，都说成从藏区来，再转讹成从藏民手中传来。“恰卡”的第三个来源是独龙族人民利用废旧的破砍刀自己仿制。

“俄儿”（独龙语，即铁斧，四村独龙族叫铁斧为“兰具”，兰具是纳西语，推测四村过去用铁斧与纳西族有关）：独龙族人民何时开始使用铁斧还不清楚，惟铁斧的使用略晚于砍刀的使用是可以肯定的。一、二、三村铁斧多来自怒江，怒江、内地商人背运铁斧入独龙河与独龙族人民交换山货药材，也有少部分的铁斧是独龙人民去怒江一带交换而得的。一、二、三村的独龙族人民皆不用缅甸制的铁斧，因其质量不如我国内地的铁斧；四村独龙人民一般都使用缅斧，因靠近缅甸村寨，过去纳西族商人来作生意时，铁斧也因纳西族商人途经四村时而传给四村独龙族。其使用效率与砍刀相比较，往往高出半倍到1倍，尤其是砍伐大的树木效率更高，因而它给独龙族人民带来新的生产力，耕地面积又有所扩大。铁斧除用于砍伐火山地森林外，还供家庭劈柴等日常生活之用，还有冶铁时，代替锻锤的。虽然铁斧在某些方面比砍刀要优越，然而不及砍刀使用普遍、广泛，这是由于它不及砍刀轻便、灵巧，并且价格亦较砍刀为贵，非独龙族家家户户所能买得起。据1949年的统计，一村的龙棍15户有9把铁斧，二村的62户有18把，三村的35户有21把，平均每个劳动力占有铁斧，远不及砍刀占有平均数字高。许多家庭往往是铁斧与砍刀搭配使用的，有了铁斧，砍刀就少了，只有极其个别较富户，劳动力既平均每个人有一把砍刀，而且全家同时还拥有若干把铁斧的，如三村布卡王·次，1949年，全家四口，有男女劳动力各一个，有砍刀三把，铁斧一把，“恰卡”两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关系的逐步加深，独龙人民对铁斧的价值观念也有所反映，借用一般生产工具，用毕归还就算了，惟借铁斧还时往往需要给一点粮食作为使用后耗损的补偿，如果损坏了，则需买一把新的铁斧偿还。这是独龙族社会发展的新现象。

“俄而种”（独龙语，既铁制锄）：从怒江传入，极其稀少，据三村35户统计，1949年只有二户有三把怒锄，怒锄是“恰卡”的发展，铁的分量较“恰卡”为重，形状相似，且都同样利用树叉之一端嵌以铁质部分而成。

“郭拉”（独龙语，是木质的工具）：呈木钩状，系利用两股树叉，一股削平整，约留二尺左右的长度作为握柄，另一股大部削去，仅留半尺左右，并削尖，作为挖土部分。“郭拉”的工效低，且由于制作容易，原材料随处可得，往往不为人所珍惜，并且也极易损坏。“郭拉”是解放前独龙河畔的独龙族所使用的工具中最原始的一种，它的使用，说明独龙族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低下，独龙族人民离开原始公社的生活还不久远。“郭拉”处在逐渐淘汰的状况，逐渐被略为先进的“恰卡”所代替，一、二、三村较之四村，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一、二、三村家家户户都有“恰卡”，使用“郭拉”的就少；四村因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有些家庭没有“恰卡”，只好用“郭拉”，所以，四村的“郭拉”较多。

“宋姆”（独龙语，即点种棒）：竹或木均可，制作简单，拣一小竹棍或木棒，削尖其一端即成。点种栽种时，用此种点种棒点洞下籽，用毕即弃。

关于独龙族使用石器问题：①在第二行政村访问时，据卡尔总家族老人谈，距今五代前，用火烧砾石制成石斧。制作过程甚为简单，用柴烧一堆大火，将江边取来的蓝色及绿石的砾石（独龙语叫汪蒋龙，意为最好的石头），投入火中，在高温中使之碎裂，然后拣其锋利的碎石片，琢磨成石斧、石刀。（此传说有可疑之处，按一般情况，石头经火烧后就脆而不坚了，不能作为坚硬的石器。）②在第三行政村调查时，发现有石斧，还有铜斧，但独龙族人民皆不知其来源和用途。所发现的石斧，可能是独龙族祖先使用石器的遗迹，也可能是独龙族进入独龙河之前，独龙河畔已经有人居住过，这些人在独龙族来时已经迁走，或灭绝，或与独龙族融合，这些石器就是这些人使用过的石器遗存。当然也有可能是远古文化遗迹。总之，在解放前夕，独龙族在农业方面已无使用石器之现象了。

（2）农作物的种类，土地的种类，耕作技术，生产及劳动生产率

农作物的种类：独龙族人民在解放前种植的农作物中最主要的有包谷、小米、荞子，其他还有稗子、鸡脚稗、土豆、芋头、独龙芋、旱谷、黄豆、小麦、四季豆、南瓜、黄瓜等十几种。在北部因受藏族的影响，还种植高山耐寒的燕麦、青稞等粮食作物，也栽培蔓菁、葱、蒜、韭菜、辣椒等十来种蔬菜作物。经济作物不算多，草烟是为自己消费而栽；麻的种植也是为了自己织麻布。此外在园地里还种植各样零星作物，随熟随吃。传说土豆传入独龙河为时不久，是法国传教士带到贡山，而传入独龙河。旱谷种是第三行政村的孔当·次（头人，现年约60岁）在年轻时从未定界背来的。独龙人民以包谷为主粮，独龙语称包谷为“达蓬”，怒、藏语也同音。

土地的种类，耕作技术：独龙族的耕作技术，极为粗放，广种薄收，砍倒烧光是农业耕作中的基本方法，也有用“恰卡”松土锄地的初期锄耕农业。现结合土地种类的不同，分叙耕作技术。

“结白”（独龙语，即园地）：是独龙族最早的固定耕地，皆在住房四周，惟每家占有不同，多者二架（每架约计二亩），少者半架，连年栽种，不抛荒，不轮歇，多用“恰卡”或“郭拉”松土，松土的次数较之任何一种地为多，但不施肥（仅个别的施少量的肥料）。采取间种法，而且连年不断，随种、随熟、随吃，因此很难计算园地的作物产量。园地与内地农家的园地在种植的作物上是不大相同的，一般内地的园地多种植蔬菜作物，独龙族的园地则多种植粮食作物。园地占耕地面积比重甚小，但复种面积指数是最高的。

“阿白木朗”（独龙语，即熟地）：与园地相似，耕作技术与种植作物亦同园地。与园地相异之处是园地不休耕，这种熟地，一般连耕三、四年，轮歇一、二年，再连种三、四年，然后又轮休一、二年，如此周而复始循环。这种熟地只见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二、三村，四村还没有出现，一、二村又比三村多一些，有几个自然村的熟地完全同园地一样，连年栽种不抛荒。熟地在整个耕种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最小。

“削姆朗”（独龙语，即用刀子耕作或砍的土地）：就是火山地，这种土地是独龙族解放前栽种作物中最大宗的耕地，是一种种植一年而丢荒数年的耕地。一般是在冬天、春天，也有在夏天选择地段，砍伐乔木、灌木、杂草，待草木干燥，举火焚之，利用灰烬作为肥料。由于工具简陋，在砍火山时，往往只能砍倒、烧掉大树的树枝、灌木

及杂草，较大的树干无法对付，因而被火烧后黑薰薰、光秃秃的树干兀立在火山地里，每每可见。砍火山地时虽无男女之分工，但按照体质，男人上树做重活，妇孺做较轻的活儿。播种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漫撒，如苦荞、甜荞、稗子、鸡脚稗等；一是点种，用点种棒自下而上的点种，如种包谷，根据经验，在包谷地里间种黄豆，提高复种指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火山地除利用草木灰作为底肥外，再也不上任何种类的肥料。一般薅草一至二次，忙不过来便不薅。遇兽害则用人或各种假装的方法防御，如遇到虫灾，则认为是天意不能违反，任视侵害稼穡。由于耕作粗放，使用一年之后，地力、肥力耗尽，第二年就不能连续栽种，但也有少数例外，连种两年。火山地轮休丢荒，往往经过5——7年，待草木重新长成后，再砍烧之。

“斯蒙姆朗”（独龙语，即水冬瓜树地）：实际上也是火山地，因其经营管理、生产操作过程同“削姆朗”一样。水冬瓜树是多年生的乔木，生长快，枝叶茂盛，砍烧后，灰肥力大，独龙族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到水冬瓜树较一般的树木有更多的肥力。这种地能连种三年，然后轮休。独龙族逐步地由砍烧有水冬瓜树的山坡耕作而发展到找寻水冬瓜树秧苗，加以人工栽培种植，人工创造水冬瓜树地。在水冬瓜树地里种植粮食作物一般是：第一年种荞子，一般往往需要经过5——6年才能砍烧栽种作物。由于水冬瓜树地能连续种三年，故为人所重视，它在整个独龙族耕地面积中仅次于“削姆朗”，而占第二位，尤以二、三村为多，一、四村相对地来说较少，它表明了不固定耕地逐步向半固定发展。

单位面积产量：由于耕作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生产工具简陋，自然条件限制等方面的原因，尽管独龙族人民辛勤劳动，但收获量仍然很低，由于各种土地的耕作技术有了一定的差异，各种土地的产量亦有所不同：据二村调查，火山地产量一般为籽种的十九倍，水冬瓜树地的产量为籽种的二十一倍；据一村调查，每架火山地的产量为四斗九升，每架水冬瓜树地的产量为一石另四升；据三村调查，一般火山地收获量为籽种的25——30倍，水冬瓜树地为籽种的30——40倍。各村园地的收获量高出火山地颇多，因其随熟随吃，故无法确定其产量。一般来说，稗子、鸡脚稗的产量较高，芋头的产量较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独龙族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产量是极其有限的。据一村15户及二村24户的调查，每个劳动力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农业，从事耕作所得之产量，仅能维持自身的消耗；三、四村的产量又较一、二村的为低，每个劳动力所得之收入更少。没有家庭农业收入够维持一年口粮的，几乎家家户户都需要靠采集、渔猎、家畜饲养、搞副业等各方面设法弥补口粮之不足，只有在收成年景很好的时候，极个别的富裕户能吃周年粮。

2. 生产关系

随着大家庭制度的崩溃，私有制也随着发生、发展，个体小家庭亦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地确立起来。集体公有的生产资料已不占主要地位，个体私有已占主导地位，剥削现象也初步出现。原始集体互助协作已被更多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劳动所代替。

（1）生产资料占有状况

集体占有、集体生产、集体消费的生活方式已基本不存在了，但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